

卷之六

宣  
統  
白  
王  
帝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 宣统皇帝

●长篇历史小说 五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帝

叶子文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宣统皇帝/叶子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8. 12

ISBN 978-7-80222-592-3

I. 宣… II. 叶… III. 爱新觉罗·溥仪(1906~1967)—传记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0847 号

---

宣统皇帝

著 者 / 叶子文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责任编辑 / 文 锋

装帧设计 / 武晓强

责任校对 / 吕栋梁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 印张 / 34 字数 / 670 千字

印 刷 /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222-592-3

定 价 / 56.00 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

## 内容简介

冕旒稚子已荒唐，  
傀儡衣冠更可伤。  
额手雄鸡唱彻后，  
神州从此无君王。

——富察·鹤年先生作《清帝十二咏之十二·宣统皇帝》

爱新觉罗·溥仪，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（即公元1906年）。作为大清也是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位封建帝王，溥仪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并不是上一代皇帝光绪的亲生儿子或者手足兄弟，而是其“本生弟子”，也就是亲侄子。他的生父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。

光绪病重期间，溥仪奉太皇太后慈禧懿旨被“教养宫内”，几天之后光绪去世，他又奉太皇太后旨入承大统为嗣皇帝，承继的是穆宗也就是同治的香烟，同时兼承大行皇帝光绪的宗祧。这一年，他刚刚三岁，正式场合大家称他为“宣统皇帝”，而背地里，朝野上下都管他叫做“小皇上”。宣统皇帝登基之后没有多久，武昌起义就爆发了，民主革命的暴风骤雨，推倒了大清王朝，也使得宣统还没来得及亲政就退了位，成了“清逊帝”。这当然是他、更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不能接受的事实，于是，他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复辟活动，甚至不惜认贼作父、卖国求荣，借助日本侵略者的武力，在东三省搞了个臭名昭著的“满洲国”，当上了“康德皇帝”。后来日本战败，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，移交给中国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，洗心革面，最终完成了由封建皇帝到新中国公民的历史转变……关于溥仪的这些历史，他本人有过一部著名的回忆录《我的前半生》。

我们这部《宣统皇帝》，把重点放在了揭示溥仪性格形成的原因上，因此，也就更加着重对他生活的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再现。书中对遗老遗少、后妃、太监、军阀、政客、汉奸、特务等活动在溥仪身边的各色人物都有细致入微的

刻画描写，他们的奸诈权术、复辟行径、糜烂生活等等，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1969年，溥仪逝世，作为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，他没有得到也不再需要封建帝王所十分看重的尊谥，但是，所有的人都会把他记在心里，当提到他的时候，都会由衷地说一声：“那就是溥仪先生……”



## 第一章 醇王府添丁选乳母 李总管献美陷阿哥 ..... (1)

醇王爷的坟地里长了一棵白果树，市面上顿时传扬开了，“王”字头上加个“白”，莫非醇王府要出皇上？溥仪的乳母王焦氏却搞不明白，这个嘬起奶来不依不饶的小东西，当真会是什么“真龙天子”吗？

## 第二章 狎歌妓载振贪艳色 褫兵权太后疑梟雄 ..... (15)

载振一把揽住杨翠喜的纤腰，咬住她耳朵道：“我会疼你爱你一辈子的，我的小亲亲，我要把你封为福晋。”“福晋？你是王爷？”“老爷我是庆王府的贝子，将来必定是王爷的，说不定比王爷还要大……”

## 第三章 老太后垂死定朝政 病皇帝临终讽国贼 ..... (30)

光绪帝病眼蒙眈地看向跪在角落里的袁世凯，竭力说道：“那是袁世凯吧？抬起头来，看着朕！”两人目光相接，光绪的声音里充满了怨毒：“朕临死尚有如许人在此跪候，不知袁世凯你能否有朕这福气！”

## 第四章 三龄童即位成宣统 四兄弟谋事如空谈 ..... (43)

两岁半的小皇帝，被雷鸣般的朝拜声吓住了，他在龙椅上一个劲儿地打着挺儿，趑趄着蹦儿哭喊着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摄政王载沣跪在面前，结结巴巴哄着昨天的小溥仪、今天的小宣统：“就完了，就快完了……”

## 第五章 小皇帝闹朝因小解 新太后靡帑为新宫 ..... (60)

摄政王等一班大臣正为如何处置野心渐露的袁世凯，各持一词，难下决断。八旗健儿当年果敢决断的气魄，如今已难再现。这时，宣统皇帝猛然尖叫一声，大臣们纷纷跪倒接旨，不料那小皇上说的却是：“我要小解！”

## 第六章 袁世凯归隐迫大势 小溥仪遭难抑童真 ..... (75)

“我饿，皇额娘。”连喝了二十多天稀粥的溥仪向太后哭诉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：“饿也不能吃硬饭，这是治消化不良最好的法子。”溥仪来到狗舍，见狗在香喷喷地啃着骨头，真想抢过来啃上一啃……

## 第七章 谋缓颊乾清宫颁诏 施杀手甘水桥埋雷 ..... (88)

善耆道：“你们在甘水桥下埋设地雷，可是意欲暗杀摄政王，还不从实招来！”那白面的革命党人冷然一笑道：“杀一个小小摄政王有何大惊小怪？我革命党人志在推倒满清！”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汪精卫！”

## 第八章 武昌镇革命军起义 毓庆宫小溥仪读书 ..... (103)

刚刚往太监总管张谦和嘴里撒了一泡尿的大清天子，这会儿还沉浸在恶作剧的喜悦之中，他若无其事地对沮丧的大臣们说：“孙文有什么？黎元洪有什么？朕的天兵天将一到，他们全得投降！”

## 第九章 摄政王交印真无奈 袁世凯问鼎实有心 ..... (117)

载沣看着英国大使朱尔典，狐疑道：“贵国如果真能以武力干涉革命党，我就退……退藩。”朱尔典轻松说道：“亲王放心，大英帝国的军舰即日已开赴武汉。”载沣跪向隆裕太后道：“摄政王印在此……”

## 第十章 孙中山以德任总统 袁世凯趁乱逼宫闹 ..... (132)

溥仪看见地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，一边哭诉，一边擤鼻涕，说的是什么“共和”、“退位”、“条件”，溥仪全然不懂，只有一句话，溥仪听清楚了，那胖老头子说：“臣袁世凯无脸见太后

和圣上……”

### 第十一章 颁三诏清皇帝逊位 陈五策日浪人乱华 ..... (147)

十四格格住进异国情调的日式闺房的第一夜，她的义父就来占有她如玉的肉体。十四格格踢打着、撕咬着，可是，那日本浪人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让她停止了一切抵抗：“只有我们大日本，才能帮助大清复辟……”

### 第十二章 享优待小朝廷得意 弄虚仪大总统沾恩 ..... (160)

帝师陈宝琛的脸上溢满了笑意，“明天那个大总统派人给皇上拜年。”“我才不接见他们呢！我不想跟他们说话。”“皇上只受礼就行了。呵呵，优待条件载在盟约，为各国所公认，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！”

### 第十三章 求安生清室让玉玺 作威福袁氏窃民国 ..... (175)

溥仪的童音颤抖着：“袁世凯做皇帝，我是什么？”载沣回道：“袁世凯亲笔签约说，只要皇上给他两样东西，他就和咱们两不干涉。”“他要咱们什么东西？”“他要宫里的銮驾仪仗，还有大清的传国玉玺……”

### 第十四章 念旧恶赐亡臣丑谥 逞童心封恩师寿眉 ..... (189)

载沣尴尬地笑了一下，道：“皇帝，还是看看在宗宗宗室的分上，另为赐个……吧？”溥仪理直气壮地道：“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，就断送在他奕劻手上，按说不该给谥，既然给了，就只能是‘丑’、‘谬’、‘幽’、‘丐’！”

### 第十五章 皇亲人宫天伦初享 辫军进京闹剧重开 ..... (204)

溥杰和韞嫫见祖母流泪，突然想起了“临别必须垂涕”的教导，就用手指蘸着唾沫抹眼角，作着哭腔道：“皇上哥哥，我们走了。”回家后，瓜尔佳氏叫过溥杰和韞嫫训斥道：“有往眼角上抹唾沫假哭的吗？”

### 第十六章 惧祸端竟拖假豕尾 应差使争悬纸龙旗 ..... (218)

几位帝师纷纷道：“这大总统是窃取的，如今已是大清的天，哪能容他说了算。赐他死！赐他死！”溥仪摇摇头道：“我刚

刚复位，就赐黎元洪死，这也有点太不像话。再说，民国不也优待过我吗？”

### 第十七章 惊美梦再颁退位诏 敛野心重做玩物童 ..... (234)

小皇上溥仪看罢退位诏书，忍不住放声痛哭，瘫倒在几案上。张谦和忙把他扶起，“万岁爷，万岁爷”不住地叫着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载沣、陈宝琛等也老泪横流。顿时，毓庆宫犹如出殡一般，哭声震天。

### 第十八章 孙中山兴兵护约法 小皇上闯宫争自由 ..... (248)

护军卫队首领似乎明白皇上要干什么，忙指挥护兵横在皇上面前，紧紧关上了大门。“开门！我要出去！”溥仪像荒原中的一头孤狼在仰天长啸！他撕打着护军们，咬着他们，踢着他们，直到声嘶力竭……

### 第十九章 老太妃怒斥洋装束 小皇帝谪赐怪官爵 ..... (260)

“小的运气好，见着了真龙天子。请万岁开开天恩，赏小的个爵吧！”溥仪听了那人的话，比听到民国总统的祝福还高兴。他忽然想起老北京给桥头叫花子的诨名，就道：“就封你‘镇桥侯（猴）’吧！……”

### 第二十章 试心地逼奴吞秽物 开眼界延师授洋文 ..... (271)

洋教师庄士敦定定地望着溥仪，他想，在愚昧和庸碌气氛的包围中，在充满虚假、自私、盲目自大的环境中，在太监、王公们畸形人格的影响下，这少年的心灵能不受污染吗？他的人格会不受侵蚀吗？

### 第二十一章 随新潮清帝剪发辫 论时政洋师逞口舌 ..... (282)

溥仪问道：“庄师傅，蚯蚓怎么分公母？”庄士敦道：“若在英国的中学，这是要学习的一种知识，蚯蚓是雌雄一体的，非常特殊。”溥仪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庄士敦感到莫名其妙，道：“皇上这是怎么了？”

### 第二十二章 贿珍宝太妃遭局骗 安电话逊帝赶时髦 ..... (296)

溥仪大声道：“王爷早早地剪了辫子，却不让我剪；早安上电

话了，却不让我安；前次不让我买汽车，可自己早买了。皇帝怎么不一样？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了？不行！传内务府，今天就给我安电话！”

### 第二十三章 会博士禁宫说白话 吊亲娘王府罩黑纱 ..... (307)

溥仪终于走出了紫禁城，可却是去参加亲生母亲的丧礼！溥仪在两边跪拜的人前走过，走向醇王府门，溥杰在那里跪接、磕头，溥仪把溥杰扶起，四目相对，二人抱头痛哭。哀乐声声撕心裂肺直入铅云……

### 第二十四章 筹盘缠兄弟盗古籍 选后妃叔嫂做文章 ..... (319)

敬懿太妃大叫起来：“你和永和宫是叔嫂，做事不能这样欺负人！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载沣面红耳赤，张口结舌。荣惠太妃转圜道：“这样吧，既然皇帝圈过了文绣，她再不能嫁给臣民了，可以把她纳为妃子……”

### 第二十五章 大婚夜帝后如陌路 圣诞节妻妾竞恩泽 ..... (33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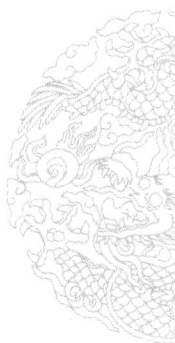
溥仪又看了新娘子一眼，她仍低着头，没有什么表情。溥仪只觉眼前一片片全是红：红帐子、红褥子、红衣、红裙、红花朵、红脸蛋、红窗帘、红地毯……溥仪不禁一阵眩晕，腾地站起来，推开门，奔往养心殿……

### 第二十六章 买人心满城施恩惠 搜鼠迹倾宫查盗贼 ..... (344)

溥仪来到库房门前，见厚厚的门板被砸出几个大坑，锁环被砸得七扭八歪。溥仪气愤已极：“查！查出来拧断他的脖子！快查！”“报老爷子，乾清宫的窗被人打开，少了不少金器！”溥仪暴跳如雷：“成了贼窝了！”

### 第二十七章 灭罪证建福宫纵火 发雷霆养心殿挥刀 ..... (358)

到了养心殿，溥仪一眼瞥见墙上康熙大帝用过的那把宝刀，于是取下来，照阮进寿的头上砍去，谁知不知是由于溥仪胆怯，还是由于什么原因，阮进寿没敢动，溥仪这一刀竟然砍歪了，一下砍在阮进寿的肩胛骨上！



## 第二十八章 驱太监阉奴绝生路 荐大臣总理受隆恩 ..... (371)

神武门城楼上，绍英宣读皇上的圣旨：“兹将太监全部裁撤，立即出宫。钦此。”片刻之后，全场掀起愤怒的狂涛。“留个印记给皇上，让他不得好死！”一个太监忿恨地叫着，一头撞向神武门，顿时鲜血飞溅……

## 第二十九章 治顽症郑孝胥束手 趁良机冯玉祥反戈 ..... (385)

清室的内务府几近瘫痪，绍英、耆龄袖手不问，荣源不敢露头，金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剩下的郑孝胥已是灰头土脸，他的内务府改革计划已成泡影。无奈之下，郑孝胥只好写了辞职书，双手递到溥仪桌前……

## 第三十章 被驱逐清室离紫禁 受朝贺溥仪悲黄袍 ..... (398)

听着祝贺声，看着椅子上和身边的明黄色，溥仪悲从中来，一点也没有生日的快乐。“我是一个被驱赶的，寄人篱下的皇帝，是一个被废了名号，正在争取恢复那称号的皇帝，我还能有所作为，还能回到紫禁城吗？”

## 第三十一章 小朝廷栖身天津卫 北伐军血战汀泗桥 ..... (411)

罗振玉高兴地对溥仪道：“原来驻武昌的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天津有一片园子，他愿意租给皇上住。”“我才不住他的！关键时候他也会扔下我一走了之的。”“皇上，他说要赎罪，看他是个忠臣，皇上就原谅他吧！”

## 第三十二章 孙殿英敢盗宝祖墓 淑皇妃欲对簿公堂 ..... (424)

张园里摆上了乾隆、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，遗老遗少个个痛哭流涕。溥仪的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，他走到阴森森的灵堂前，当着满脸涕泪的人们向空中发誓道：“不报此仇，我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！”

## 第三十三章 借外力潜逃关东地 充摆设执政伪满洲 ..... (436)

1932年3月9日，溥仪穿着西式大礼服，在所谓新京长春的执政府典礼大厅举行就任执政仪式。当伪满洲国旗五色旗升上旗杆以后，溥仪不禁飘飘然起来。他想：我既是一国元首，今后有

了资本，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。

**第三十四章 顾大局张少帅下野 贪小利伪皇帝登基** ..... (446)

登基仪式后，北京来的宗室觉罗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向溥仪行三拜九叩大礼。这时，溥仪当然是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眼前的人群，他恬然不知自己的元帅服在这种礼节面前是多么滑稽，只是踌躇满志。

**第三十五章 迎倭神恬然忘先祖 称亲邦甘之做儿皇** ..... (459)

伪满总理张景惠发言道：“日本是父母之邦，我们就像是婴孩躺在日本母亲温暖的怀抱里，吃她的奶，受她的保护。叫日本为亲邦，是合适的。”把诏书拿到溥仪那里，溥仪毫不犹豫地钤了玉玺……

**第三十六章 册贵人立奴役规矩 迁伪都知末日消息** ..... (471)

溥仪猛地从御座上站起身来，瞪大了眼睛，涨红了脸，急切地说：“御前会议的决定朕是赞许的，关东军的决策朕是拥护的，大东亚圣战是要坚决进行到底的，迁都也是一定要迁的，但无论如何今晚是不能动身的！”

**第三十七章 焚伪宫悲狷孙离散 颁末诏骇貔貅奔突** ..... (48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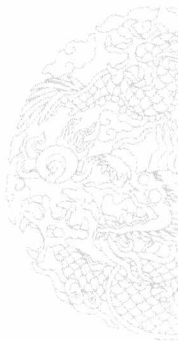
溥仪身穿伪满洲国上将洋服，带一枚大勋位花劲饰章，腰间没有挎往日参加重要仪式挎的那把天皇“赏赐”的日本军刀。心情不好，再加上灯光的照射，使他的脸色很难看。他用低沉而嘶哑的声调念完了《退位诏书》。

**第三十八章 伪皇帝翻成真俘虏 旧天子不惯新称呼** ..... (495)

溥仪从大家的口中再也听不到“皇上”、“陛下”的称呼，而是“大爷”、“老人家”的乱叫一气，心道这叫什么请安，心中还有我这个“皇帝”吗？也不好把大家拒之于门外，于是冷冷地说了声：“请进吧！”

**第三十九章 审战犯人民申正义 当证人溥仪叙实情** ..... (50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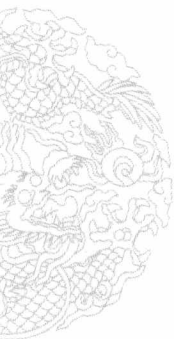
从1946年8月16日起，溥仪连续出庭八天，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。8月27日，在最后一次作



证结束后，法官们让溥仪暂时留在东京听候通知。溥仪在苏联和美国宪兵保护下退庭。

#### 第四十章 对故国难煞废皇帝 庆重生好做新公民 ..... (520)

溥仪在各种各样的设想中度过了惊恐的一夜，但无论何种设想总免不了一死，要死也要死出个样子来。他最终下定决心，临死前一定要高喊一声“太祖太宗皇帝万岁”，也不枉为爱新觉罗的子孙……





醇王爷的坟地里长了一棵白果树，市面上顿时传扬开了，“王”字头上加个“白”，莫非醇王府要出皇上？溥仪的乳母王焦氏却搞不明白，这个嘬起奶来不依不饶的小东西，当真会是什么“真龙天子”吗？

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正月十五，京城醇王府门外的大街上，来了一个贫寒人家打扮的少妇。这少妇远远望见王府门前的威势，战战兢兢地收住了脚，怯怯地对领她来的那个男人道：“焦大哥，我，我还是回去吧……”被叫做焦大哥的人头戴官帽，脚穿青布洒鞋，身穿窄袖窄裤腿青布短袄裤，腰扎蓝板儿带，身材高大壮实，如铁塔一般。他正是这醇王府里的轿夫。

听见少妇的话，焦大哥恼了，他眼珠子一瞪，说道：“回去？回去还喝西北风啊？王焦氏，这会儿你怎么敢说回去！你以为王府的事情是闹着玩儿的吗？王爷都知道你今儿个进府，你这一变卦，教我怎么办？这不是拿我开涮吗！要不不看跟你们兄妹一笔写不出两个焦字的份儿上，我才不管这档子闲事呢！”

见那少妇一脸恐惧的样子，轿夫的神色缓和了些，复又说道：“你也不想，给王爷的贵子当奶妈，这是你几世才能修来的福分哪！”

“焦大哥，我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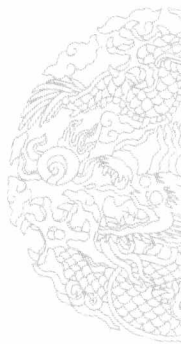
焦大哥一摆手，止住了王焦氏的话，接道：“醇亲王爷载沣是当今皇上光绪爷的亲弟弟，你去是给皇侄当乳娘！这是多大的造化，你们家祖宗的坟地准是挑对了地方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一伸手把少妇拉到了道边，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地说道：“说到坟地，你听说过吗？老醇王爷的坟地上，最近长了一棵树，一棵白果树！”

“墓地上长白果树有什么稀罕的？”王焦氏道。

“你不认识字，听我跟你讲。白果树长在醇王的墓地上，白果树的‘白’字下边是醇亲王的‘王’字，这是个皇上的皇字。人家都说，醇王府要出皇上！”

“当今皇上不就是醇王府出的吗？”



“你怎么那么糊涂！当今皇上进宫都三十多年了，这白果树可是最近新长的！”

“这么说，醇王府又要出皇上咧？”

轿夫焦大哥一根指头立在自己双唇前，郑重地道：“这话只能心里知道，可不敢出去胡说！怎么着，还回去吗？”王焦氏摇摇头，悄声道：“不回咧！”“对了，还得跟你说，王府的规矩可大了，进府之后不可多说一句话，不可多走一步路，如何叫人，如何行礼，如何应答，规矩多着呢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进了王府，自然有人教你这些规矩。”

就这样，王焦氏跟着轿夫焦大哥进了醇王府，他们自然没有资格从正门进入，走的是两旁的小门。

进了门，但见各处都挂了红灯笼，这不仅由于今天是正月十五，更由于醇王府添了男丁。

轿夫道：“这个院子叫狮子院。”接着指着院内正中的一个门道：“那个两旁有石狮子的门叫宫门。宫门两边的旁门叫抱厦门，进了抱厦门的殿，就是戏文里常说的银安殿，这里是不常开的，由银安殿绕过去，是二殿，东西的配房是首领太监、使唤太监住的地方。二殿的后面是神殿……”

轿夫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往西来到回事处。

轿夫道：“我这就回去了，我在门外候着大妹子的佳信。”

不一会儿，有一个人带着王焦氏往西，走进一个门内，那人让她站在这儿稍等。王焦氏看过去，见影壁后面是一座大房子，后来知道这是客厅，客厅后就是正院。不一会儿，来了一个老妈子，对王焦氏道：“随我来。”于是由这间正厅旁的抄手游廊进入里院，迎面又是高大的房屋数间，东西两边又有耳房厢房。二人由这上房夹道进入后院，这里的仆妇们已成群结队。老妈子让王焦氏在这里净过手，洗过澡，复又回到刚走过的前院。

进了正面的屋子，屋子可能有七间——王焦氏看不清楚，有明间，有暗间。这明间的后窗前，设着木炕，炕中放着炕桌，炕桌后放着炕案，炕案上的东西王焦氏一件也认不出，却知道那都是古旧的东西。炕边坐着一个满身珠光宝气的妇人，王焦氏看见她后，一时竟不知怎么办才好，这时领她进来的老妈子道：“快向老祖宗行礼。”

听得这一声叫，王焦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“咚”地磕了一个响头——这响声如深潭里投进了一个大石头，王焦氏吓了一跳，心道：“这地怎么是空的，怎么这么响！”

“站着说话吧。”老祖宗倒很和蔼。

王焦氏站了起来。

“你的孩子多大了？”老祖宗问道。

“三个月了。”王焦氏答。

“听说你丈夫不在了。”

“也去了三个月了。”

“家里听说还有公婆，你的娘家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娘家父母都不在了，还有一个哥哥是剃头的。”

“是河间府人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里倒有你的不少同乡。”老祖宗说的是府里的许多太监都是河间府的。

老祖宗又问了一些话，方道：“验看吧。”

几个老妈子过来，解开王焦氏的衣裳，尽脱下来，虽然一屋子都是女人，但她却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受过这种耻辱，不过王焦氏显得特别安详，因为她一家活命的希望就在这里。

老妈子只轻轻一触王焦氏那高挺硕大的乳房，乳汁立即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便注满了两大碗外加一小碗。老妈子把几碗乳汁端给炕上坐着的妇人，老祖宗露出满意的笑容，道：“怪冷的，快穿上衣服吧。”

几个年轻的丫环立即利索地把棉袍给王焦氏穿上。王焦氏冷惯了的，虽是正月，但这里暖融融的，满屋绿草鲜花，王焦氏更没有觉得有一点儿寒冷。

“出去吧。”老祖宗道。

王焦氏又是扑哧跪倒在地，给老妇人磕过头，走出门去，又被领回后院。

坐在炕上的老祖宗就是老醇亲王的福晋刘佳氏。正福晋即慈禧的亲妹妹去世后，刘佳氏就成了醇王府的“老祖宗”。

“我看这二十人中，数她最好。奶水稠厚，人也端正。虽是刚生过孩子的人，腰身并不嫌粗蠢，手脚也匀称。看她性格也朴实，刚才那磕头的架势，倒把我吓了一跳。”老福晋笑了起来。

王焦氏被留下来，每月二两银子；从此她也就和年老的公婆及几个月的女儿分开了。

当天晚上，王焦氏被领进醇王载沣福晋的屋内，老福晋刘佳氏也跟了进来。载沣福晋即荣禄女儿瓜尔佳氏的旁边，一个婴儿正安详地睡在襁褓中，他大大的脑门，红红的脸蛋，惹人怜爱。王焦氏虽然为离开自己的孩子而辛酸，但眼前可爱的宝宝又令她无限喜悦。她很自然地给婴儿喂奶，不一会儿小孩吃饱了，打了个哈欠，似乎是甜甜地笑了一下。刘佳氏和瓜尔佳氏都露出满意的笑容。看着孩子可爱的样子，刘佳氏道：“小乖乖生下来两天就会笑了，长大后必是个聪明的孩子。”

“大脑门，就是聪明。”王焦氏由衷地说。

“大脑门，大脑门。”刘佳氏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王焦氏现在吃的是她活到现在连见也没见过的东西，每天面前摆得满满的。虽然没有一点咸味，她吃起来也特别香甜，奶水更是如泉涌一般，醇王府上下对她无不满意。

所有的仆妇们都对福晋刚生下的婴儿叫“爷”，当然王焦氏也不例外。有身份的人称这个婴儿叫“阿哥”。小阿哥虽是婴儿，可有许多人终日侍候他。“精奇”、“水上”和“嬷嬷”是常在阿哥身边的三个妇差。“精奇”是看妈；“水上”是水妈，做些杂活；“嬷嬷”这是王府里的人对王焦氏的称呼，是乳母。除掉这三人之外，还有几个“姑娘”——也有的叫她们“使唤丫头”。王焦氏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孩身边有十几个人侍候，而且她还听说，长大些会更多，身边还有一些太监。

转眼到了小阿哥的满月，醇王府唱了三天的大戏，醇亲王载沣和弟弟载洵、载涛都高兴地换上戏装，亲自上台唱起来。王爷载沣虽然平时说话结巴，但在台上却流利自然；贝勒爷载涛的猴戏更是博得了满堂的喝彩。王焦氏真不敢相信，王爷们还有这种本事，她活到现在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戏。

台上不停地唱，台下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连慈禧老佛爷和皇上都赐了礼物。当然筵席更是少不了的，王焦氏惊骇万分，她怎么也想象不出，一桌子竟摆上一百来种菜肴。

满月后，醇亲王载沣给他的长子起了名字，叫溥仪。

让醇亲王府上下受宠若惊的是，在溥仪三个月的时候，慈禧老佛爷特命老福晋和福晋把溥仪带到宫中。老太后见了溥仪喜不自胜，说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有出息。

光阴似箭，转即便到了光绪三十四年的孟冬时节。

虽说是孟冬，但这天的天气却特别暖和。几天猛烈的东北风吹过，天空丝云不挂，碧蓝碧蓝的，蓝得透明，蓝得深不可测。太阳斜挂在西天，却是它最灿烂的时候。

慈禧正在颐和园长廊上享受着斜射过来的阳光。眼前湖水澄明，映着蓝天。往远处望去，苍黛色的西山横躺着，阳光勾勒出它清晰的轮廓。

慈禧看着这一切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她仍陶醉在万寿节的欢乐里，黄而发亮的脸上现出些红晕的色彩，松弛的眼角现出几丝笑纹。看到她的面容，李莲英忙道：“老佛爷今儿个气色真好啊！”

“是啊，老佛爷就像万丈光芒的太阳，我们都沐浴在您的光辉里，大清的江山都沐浴在您的光辉里。”

“是四格格吗？”

“是，老佛爷。”